

战争回忆录

第二卷

統 一

1942—1944

戴高乐 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战争回忆录

第二卷

統一

1942—1944

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北京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UNITE
1942—1944

Librairie Plon, Paris, 1956 年

根据巴黎普隆图书公司 1956 年法文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战争回忆录
第二卷
統 一
1942—1944

〔法〕戴高乐著
北京編譯社譯

*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印刷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行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定 價	每 本 三 元 二 角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 印张 23 1/2 · 插页 8 · 字数 567,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459

出版者說明

本卷敘述的历史时期是从1942年7月納粹德国的侵略气焰开始被阻遏到1944年8月戴高乐跟隨美英軍隊回到巴黎为止。这一时期正是光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根本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希特勒从此節節敗退終至滅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戴高乐一方面積極爭取盟国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正式承認，一方面力图加緊控制国内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以便法国解放后以“民族救星”的姿态回到巴黎進行統治。

这一卷的特色是進一步突出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特别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戴高乐还揭露了1944年7月他与罗斯福会晤时所感到的美国战后要进行擴張的野心。书中所附的大量文件，尤其生动地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第二卷譯自法文原著，必要的地方加了一些譯註。书后附的一篇书评，介紹并分析了本卷的基本內容，原載1957年1月号苏联“国际生活”雜誌，特譯出供讀者参考。

目 录

插曲.....	1
悲剧.....	38
喜剧.....	66
阿尔及尔.....	98
政治.....	142
外交.....	178
战斗.....	233
巴黎.....	275

文 件

插曲.....	311
悲剧.....	383
喜剧.....	427
阿尔及尔.....	485
政治.....	548
外交.....	604
战斗.....	684
巴黎.....	725

* * *

附录：評戴高乐“战争回忆錄”第二卷	Y. 貝利 742
-------------------------	-----------

插 曲

战争第三年的春天,大局已定,形势已经成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美国庞大的资源业已转变为战争力量。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俄国正在进行反攻。英国也在埃及重整旗鼓。战斗法国的力量在国内外都壮大起来了。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波兰、南斯拉夫、希腊人民的反抗已具有一定军事意义。德国的势力则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都放弃了它们最后的幻想。西班牙和土耳其一直坚持中立。太平洋方面,日本的侵略已被阻遏,而中国的抗战力量已经加强。所有这些都说明,盟国已经不再处于挨打的地位,而是主动起来打击敌人了。在西线,正酝酿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我觉得反攻的形势已经成熟。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败下去,本身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它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它的前途就是有保障的。

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

人民和全世界的面前，它是一个投降政府。不管它用什么客觀理由为自己辯解，由于錯誤的严重程度，使它无法完全推卸干淨。当然，維希的某个领导人可能因为否認它的錯誤而起一点作用。然而，任何人都看得出那种迟迟的后悔純粹是一种投机。毫無疑問；一个伟大的軍事領袖号召軍隊去英勇作战，他是会得到内心本来就有此种要求的职业軍人的拥护的。但是这样的倡議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会使羣众有任何改变。在法国的灾难中，羣众再也不相信也不希望那不久前由于失敗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点上比任何人都坚定。有些人参加了維希政权，許多人追随戴高乐，也有些人还抱着保留态度，也有一些人对那只破船^①抱有希望。

但是，还有共产党。自从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后，它就装作坚决抗战的样子。它参加抗战，不惜損失，企图利用国家的不幸和人民的痛苦把民族暴乱和社会革命汇成一股反叛洪流，妄想获得救国的榮譽。由于它准备了一个沒有任何顧忌、沒有任何分歧的組織，同时善于組織羣众并能花言巧語，因此它企图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使自己成为保証某种秩序的有力因素。再說，欧洲最大的強国——俄国——不是給予被人輕視的法国以积极的援助嗎？这样一来，共产党就企图在維希政权垮台之后，在我国实行独裁統治。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国家从另一方面获得了复兴，如果有一个民族政府在法国人的心中占了第一位，如果这个政府的領袖在胜利的光輝中突然出現在巴黎，那么共产党的这种打算就要落空了。

这就是我的任务。在战争中重新改組法兰西，挽救法国于灭亡，使它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昨天有一小羣法国人在战场上作

^① 指战前的旧政权。——中譯者

战，就能够在当前局势下立足。明天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获得全国拥护和服从的中央权力。依我看来，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并不是派几支军队到这里或那里去占领几块地盘，或只对民众歌唱它的伟大，而是应该把整个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反抗敌人，不管盟国如何，法国分裂得怎样可怕，我也要在我的周围把分裂的法国统一起来。

大家可以了解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揭穿其中的秘密，即揭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个阶段如何隐蔽他们的计划。事实上，决定一切的大权操在美国人的手中，因为以后要依靠他们付出主要的力量。在华盛顿，总统、部长和高级官员都以盟国的领导者自居。这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露骨。在大不列颠，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基地、兵营驻有美国海陆空军的先头部队。伦敦的大街、商店、影院、酒馆都挤满了美国佬——毫无拘束的楞小子。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斯塔克海军上将、斯巴兹将军分别指挥美国驻欧洲的陆海空军，在英国传统的陆军部、海军部、皇家空军的机关中充斥着美国参谋部的整套的崭新机构。英国人，不管他们如何抑制自己，也不能掩盖自己在本国不能当家作主的悲伤，并且失去了两年来在战争中付出很大代价所起的主导作用。

我看到英国人盲目追随这些新来的美国人，也不是没有疑虑的。当然在舆论方面，以及在领导当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不太满意这种从属地位的人。尤其是英国外交部，更是如此。可是“租借法案”的供应沉重地压制着英国人独立奋发的情绪。邱吉尔本人，不管是从战略上或是从情感上，也只不过是充当“罗斯福的副官”罢了。由于四面环海但与大陆紧紧相连的英国抹煞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能起它的传统领导作用，对于战后欧洲事务的处理，显出相当不妙的征兆。

現在美國人在戰略方面還是猶豫不決。兩個不同的觀念糾纏着羅斯福和他的顧問。在全國範圍內湧現了一支規模巨大的武裝和組織力量，推動華盛頓迅速準備登陸。此外，俄國人在德軍的攻勢壓迫下已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大聲疾呼，要求開辟“第二戰場”。這種堅決的要求，在暗中懷疑莫斯科也許會背信棄義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美國首腦人物的計劃怎樣隱蔽，我們也不是不知道他們正在準備行動，打算年底在法國登陸，至少要建立一個橋頭堡。

美國的計劃雖然很大膽，可是行動很謹慎。它想拖延在歐洲地區的大反攻，而先在北非登陸。要從大西洋彼岸把軍隊調來投入戰爭，美國領袖們確實有很多疑懼。美國人在大戰中打頭陣，這還是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直到戰爭的最後階段，美軍才在戰場上出現了一些。這也是找零頭，可以說作用不大。毫無疑問，從1939年以來，美國就致力於建立一支頭等強大的軍事力量。美國的海軍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它可以不費力地把敵人送上來的所有戰艦和飛機統統吃掉。可是，它那昨天還很不壯大的陸軍和空軍還必須有一段時間的訓練，才能應付廣大的地面。因此，在馬歇爾將軍的推動下把許多常備師剛剛組織起來的同時，五角大樓里就有人忧虑地懷疑，面對着德國國防軍，這些倉促組織起來的軍隊，只受過簡單訓練的軍官，以及拼湊起來的參謀機構，能不能有所作為。在反攻的前夕，人們都認為要逐步地、一個階段接着一個階段地順序進行。

同樣，在英國人方面也不怎樣急于冒進。他們被迫放棄了“領導者”的地位之後，認為勝利基本上已不屬於他們，他們只想贏得一個代價不太大的勝利。人們認為推遲大戰役，就有時間使美國武裝力量成長，同時也可保存英國的實力。況且倫敦方面看到了美國軍備的發展，預計盟國已取得的物質優勢在1943年可以相當

加強，而到1944年便可居于压倒的优势。再說，現在敵人在俄国战綫上的消耗日益严重，急于冒险有什么好处呢？冒险还可能重演敦刻尔克事件^①。另外，皇家空軍和美国空軍对德国的轰炸，开始使德国工业遭到重大的破坏，同时德国空軍已很少来袭击英国了。最后，美国貨船和护航艦的参战解决了运输的問題。此外，倫敦的战略是在拖延政策之下特別指向地中海，在那里保护它在埃及、阿拉伯国家、塞浦路斯、馬耳他和直布罗陀等地所取得的陣地，并计划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地取得新的陣地。英国人就是力图使盎格魯薩克逊人的攻势轉向这个战区。

但是，華盛頓政府将根据先在法国登陸或者先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下手，而对战斗法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它立即需要法国的抵抗力量协助作战。虽然它抱着怀疑态度，但是它不是不知道戴高乐將軍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必須給他准备一个位置。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援引美国国务院从1940年以来执行的计划：以得到当地政权的合作和把戴高乐置于軍事行动以外的办法来保全北非。实际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盟友美国人对我們輪流采取这两种态度。

1942年5月末，美国人有接近我們的傾向。21日他們的和善的駐倫敦大使約翰·魏南特依照慣例同我會談关于在英吉利海峽对岸进攻的远景、我国在这次进攻中所能起的直接作用、今后在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与盟国政府之間应建立的关系。6月1日应美国大使邀請，举行了第二次會談。这次艾登也在場，这說明英国人实际上也要参加會談。6月29日艾登又单独同我談到关于承認的事情，他以一个公正的中間人的身份交給我一份華盛頓政府提出的方案。第二天，普利文陪同我又与魏南特进行了一次會談。在这

^① 法国北部港口，1940年英軍在此被德軍包围后被迫撤回本国。——中譯者

期間，邱吉爾正在華盛頓討論戰略問題，他催促美國總統對我採取協商態度。

這一切構成了7月9日美國國務院交給我的一份我事先同意各項條款的備忘錄。按照備忘錄，序言有“戴高樂將軍高興地讀了備忘錄”一語。文件的序言中還聲稱：“美國政府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已在某些地區實行緊密合作……；為了使這種合作更加有效，美國政府特派斯塔克海軍上將為代表，負責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協商一切有關繼續作戰的問題……；美國政府承認戴高樂將軍的協助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努力，以便維持法國及其制度的傳統精神的活力……；決定給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一切軍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為該委員會是法國反抗軸心國家的旗幟），這樣就會更容易達到我們共同的目的。”

四天以後，英國人公開發表一項聲明，擴大了他們和我們往來的基礎。承認“自由法國運動以後改名為戰鬥法國”；7月13日英國政府承認：“戰鬥法國就是各地團結起來與盟國協同作戰反抗共同敵人的法國人和法國領地的一個集合體……同時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在聯合王國面前代表這些法國人和這些領地的利益。”如果這些話有一點意義，這個聲明至少意味着英國方面保證不妨礙我在法國本土及其轉入戰鬥的海外各地行使權力。

其他行動和跡象都表明，盟國的意圖變得對我們更有利了。7月14日，當我在倫敦檢閱法國軍隊時，艾森豪威爾將軍和斯塔克海軍上將也來參加。同一天，艾登先生在國慶節廣播中向法國人民祝賀，同時聲明說：“我向你們講話，並不是把你們當作朋友，而是當作盟國……由於戴高樂將軍的決心果斷，法國始終沒有脫離戰場……英國以希望和喜悅的心情看到法國人民抗戰力量的成長……我們認為，使法國恢復它的偉大與獨立，不僅是一個願望，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要不然就不可能重建歐洲。”7月23日馬歇

尔將軍和金海軍上將又到了倫敦，这次他們要求同我見面。我見到了他們，并見到了阿諾德、艾森豪威尔和斯塔克。在我們的會談过程中，我向美国的將領們表明了我們关于开辟第二战場的立場，法国國內外可能提供的协助，最后还有盟国为了實現它們和我們之間的密切合作所应規定的条件。

当然，我是主张从大不列顛向欧洲直接进攻的。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解決問題。此外，对于法国說来，最好的办法是尽量縮短被蹂躪的时间，加速民族的統一，也就是說，要在法国本土进行战争。无疑地，維希可能繼續屈服在德国人的統治之下，但它将在这时完全丧失仅有的一点信任。侵略者也肯定会占領自由区。但是在一切分歧消弭之后，非洲的軍隊和海軍也可能轉来参战，同时在法国本土也会有很多人参加抗敌斗争。这就有可能把法国各种不同的势力联合成一个統一的政权，这样在國內将拯救危亡，在国外也将保証法国的強有力的代表地位。

但还有一点，必須使盟国不再被赶下大海。我在同邱吉尔、艾登、魏南特、馬歇尔等人交換意見时，我根据自己的見解計算了登陆所必需的兵力。我談过以后又用书面写出，“根据我們的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在法国的軍隊，随着時間的不同而达到25个、26个或27个师。在德国，他們还可能有15个师。这就是說，盟国一开始就要和約40个师的敌兵作战。考虑到大部分盎格魯薩克遜軍隊的战斗經驗不足，又考虑到敌人在陆地上預先部署的有利条件，出动时至少要有50个师，其中要有6至7个装甲师。另外，空軍必須掌握压倒优势。如果攻势在今年秋季开始，德国人在深陷俄国境內的情况下很难把軍隊抽回来。此外，盟国空軍和法国抵抗运动的联合行动对敌人交通方面的破坏，依照战斗法国的‘綠色計劃’，在法国境內将严重地阻碍德国后备軍和物資的运输。”

我向盟国的將領說明，我們自由法国人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

有：从近东調来的一个师；从赤道非洲抽調出来的一个混合旅，几个突击部队和伞兵部队，四队空军，以及我們所掌握的一切军舰和商船。我在7月初就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要这些不同的部队随时准备着必要的临时轉移。另外我預料到，法国一旦建立了桥头堡之后，我們的武装力量就会得到收复地区部分資源的补充。我計划在北非和西非成立約8个师、15个空军飞行队，同时在土倫、亚历山大、比塞大、卡薩布兰卡、达喀尔、法兰西堡，我們还有許多临时被冻结了的船只，只要經過几个星期的修复就愿意并且能够参加在意大利或我国地中海沿岸的第二个登陆战。最后，随着盟軍在法国土地上的挺进，还可以再建立第三支法国武装力量，而以地下法国武装的成員为核心。7月21日，我向邱吉尔先生和馬歇尔將軍提出照会，并通知莫斯科，在未来的战争中法国所能提供的軍事協作和法国向盟国提出的某些武器和装备供应的要求。

然而，很快就看出盎格魯薩克逊人不愿意今年冒险在法国登陆。他們看中了北非，想把我們踢开。許多确凿的事实說明，美国人不愿意自由法国过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因此，一直到1941年春季我們和这些地区还保持着的联系，这时也被切断了，此后同这些地区就完全没有直接联系。我們的情报人員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向我們发来的情报也一直收不到，突尼斯的布勒雅克上校、阿尔及利亚的路易茲、摩洛哥的雷朗上校以及弗兰克·布兰达諾等人的情报更是如此。很明显，这些事件是由华盛顿发出的命令造成的。但是通过許多轉折，我們也同样知道了美国为找到同謀者而在維希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們也知道，美国駐阿尔及尔的总領事罗伯特·墨菲先生通过大使館、領事館以及美国的秘密組織指使着法国的“特工”活动。墨菲先生是个聪明果断的人，很久以来在上层社会中就頗有名望；的确，他認為跟他在城里常吃飯的人就代表法国，他在北非策划着

协助美国登陆的阴谋。他同样企图在維希发动一次宫廷革命。因此墨菲先生首先支持从巴黎回来主张把抵抗运动力量归自己指挥的劳兰第将军，以便对貝当施加压力，使他进入他的政府。人們問道：“戴高乐怎样呢？”他說：“好！我們赦免他吧！”另一方面，墨菲曾策动过魏刚左右的某些軍官去誘导魏刚发动一次兵变以代替賴伐尔。最后因为劳兰第沒有拉上一个人，魏刚也不愿意背叛貝当，墨菲先生只好与吉罗德将军联系，吉罗德是被俘后逃出来的，急于要再度投入战争。墨菲认为，只要吉罗德出现在非洲軍面前，就可以使非洲軍重新振作起来。

在我这一方面，我曾設法同吉罗德将军建立联系。1942年5月，我就在一个新聞記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吉罗德将军表示友好的談話。6—7月間，我的許多聯絡員一再去訪問他，向他表示我希望同他合作。我很重視这位伟大的領導人物，他在1940年指揮第7軍时未能获得成功。以后，他临时被任命为正在潰敗的第9軍司令。在他沒有任何建树以前，就被敌人包围和俘虏过去。但是，人們可以想到，要他在不同情况下放手去做，他是会进行复仇的，他这次英勇地从德国人的一个堡垒中逃出来，正为他提供了这样机会。他应当参加抵抗运动，照我看来，这應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北非重新加入战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吉罗德可以在这个轉变中担任一項重要职务，我准备在我的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努力帮助他，只要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能够对維希政权和对外国保持坚定的立場。以后他就当然能在解放战争中正式担任法国重新联合起来的軍隊总司令。这就是我对他的期望。不管怎样，我希望他对此有所表示，希望他內心里对那些两年来在前綫抗战的人們能够有所尊敬。可是他沒有任何表示。我对吉罗德将军做的爭取工作所得到的答复只是一片沉默。但是，他对局外人說得很多，对我却保持緘默，这恰恰是两种不同的对照，于是我很快掌握了牠

的思想情况。

对他說来，只存在一个軍事方面的問題。有一支強大的法国武装力量重新出現在戰場上就够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可以扔在一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那些精神的、政治的东西，他看来都是不重要的。他認為只要掌握住強大兵力的指揮权，就能掌握政权。他相信凭他的軍阶和威望就能保證一切已經动員和可以动員的軍隊都服从他，也能保證盟国参謀部的友好合作。这时吉罗德就可自居軍事首脑，从而成为国家元首。他将把貝当看成是一个可敬的前輩，把他当作一块踏脚石，必要时可以解除他的职务。至于戴高乐將軍，他只有服从自己上級的命令。这样全国将随着与軍事建制的統一而重新建立起来。

吉罗德將軍对事物的看法，的确引起我的不安。他在軍事政治方面的看法可以說有些头脑太簡單了，显然他是异想天开地認為自己有天赋特权；从中我看出也許包含着国家分裂和外国干涉的祸根。因为絕大部分法国抵抗运动力量，肯定不会接受一个純粹以职业軍人为基础的政权。另一方面，貝当也不能不譴責他。最后，当盟国可以随意摆弄这个沒有基础的政府的时候，自然就会利用它来危害法国。

的确，吉罗德將軍相信这对盟国有极大好处。我在倫敦得到情报，說吉罗德有一个凭空杜撰的計劃。依照吉罗德的看法，桥头堡已經有了，那就是所謂自由地区。只等盎格魯薩克逊人在預定好的日期到来，吉罗德本人自告奋勇掩护他們登陸，那时他可以指揮停战軍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也会支援他所領導的停战軍隊。但是我認為这个計劃沒有成功的可能。我們即使可以想象所謂“自由”区各地的一些部队会不顧貝当的阻撓和辱罵来配合吉罗德作战，但这些分散的軍隊在軍备极端不足的情况下是否能抵抗德国国防軍的进攻和德国空軍的袭击是值得怀疑的。此外，盟国

也不会采取那种对它們本身包含着极大危险的计划。登陆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战役，实际上必须拥有相当大的空军和舰队配合作战，因此需要使用基地以及许多相互靠近的港口。那末，如果盟国没有预先在北非站稳之前就在法国南部登陆，就只有直布罗陀和馬耳他可以作为基地，这两个基地是很狭小、空虚而又容易攻破的。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土倫舰队的态度又将怎样呢？现在仍然仅仅服从貝当和达尔朗。只要土倫舰队按照貝当和达尔朗的命令稍微对盟军抵抗一下，这种登陆的行动就更变成赌注了。

7月底，我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件。虽然人們千方百計地对我們隐瞒他們的行动计划，但我已看出美国人今年很可能把它的力量只限于攫取北非。英国人也甘心情愿跟随盟国在北非利用吉罗德將軍，把我置于这件事情之外。所以，我們的解放的开端，虽然在很多方面是很順利的，但它将給我們法国人带来内部困难，在民族統一的面前树立新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法国只好自己独立行动，因为別的国家也只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目前的当急之务是加强战斗法国的团结，使它在任何变动中都能成为一个同心协力的中流砥柱。我断然采取了这种集中所要求的坚定而強硬的态度。在相持阶段，为了促成这点，我决定去視察一下地中海东岸各国和自由法国的非洲領土，同时也視察我們在中东和乍得的战斗部队。盟国曾在5月間玩弄即将开辟第二戰場的花招表示反对我去視察，这一次沒有打算阻挠我的旅程，这就使我了解它們在准备一場不让我插手的战役。另一方面我坚决主张，在我們法兰西帝国这块土地上以及在我們这一小部分军队中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要促进法国抵抗运动的統一。正好安德烈·菲利普来到这里，我就在7月27日任命他为內政委員，并叫他竭力利用我們实际准备好的一切物資、人力、宣传工具去支持杜·穆兰所承担的任务。同时我任命了雅

克·苏斯戴尔担任情报委員。我在倫敦召集了“战斗”、“解放”、“义勇軍”的負責人弗萊乃、达斯迪埃、訖·皮埃尔·勒維等，指示他們坚决地共同行动。为了加速合併非正規軍隊，我挑选了德萊斯特兰將軍去指揮未来的地下武装。最后为了提高我們組織的威信，我号召知名的权威人士来参加我們的組織，象維埃諾、馬西格里、达斯迪尔·德·拉·維熱里將軍、加塞將軍等人……巴希要在英国和法国之間从事联系和安排交通運輸事宜，以便我从中东和非洲回来后决定他們每个人的任务。

我于8月5日动身，起程前先去拜訪邱吉尔和艾登先生，从他們多少有些不自然的談話里証實了我自己的想法，他們正要进行一項违背1940年6月以来两国之間共同協議的事情。在飞往开罗的飞机上，我遇到了阿弗雷·哈里曼先生，他是被罗斯福派往莫斯科去担任大使的；这位外交官平素开朗健談，这时似乎被一个极大的秘密包袱压住了。經過直布罗陀时，我看到那里正在进行的巨大工程，我也注意到当地总督馬克·法尔兰將軍的惶恐不安的神情，在其他情況下，他原是很輕松愉快的人。这一切征兆都使我確認，不久地中海将在沒有我們参加的情況下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8月7日我到了开罗。

开罗周围的气氛，同炎熱的天气一样使人感到沉悶。最近第8軍的失利还在人們心中罩着一层阴影。虽然隆美尔停止前进已有6个星期，但他現在在艾尔阿拉敏，从那里发动一次进攻，可以在两小时内把他的装甲部队开到亚历山大港。国务院、大使館、英軍总司令部的人，都惶惶不安地注視着国王法魯克和許多埃及人的曖昧态度，他們似乎准备屈从暂时取得胜利的軸心国。当然，英国人的老对手納哈斯为了双方的利益已經和英国人和解，并在英国大使迈耳斯·兰滄生爵士的热心推荐下由国王任命为政府首相，納哈斯是由一队坦克护送去覲見国王的。去年，納哈斯曾跟我